



尚書葦籒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長子彭振錄西



新庚

盤庚上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各篇也

沃丁太甲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仲丁太戊子去毫遷于囂仲丁弟河直甲居相河直甲子祖乙居耿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陽甲弟盤庚凡七世都耿矣

按上中二篇作于未遷之前詞懇而嚴至下篇作于已遷之後詞婉而惻中間有法度以整齊之有伐厥死剿殄滅以警懼之蓋商道先罰後賞之遺也其委曲開譬務達民

情而折大家世族之口。事定以後相勞相恤。情意藹如。盤庚可謂善于用民。

此篇首四節以遷責已。明遷與不遷之利害。敷于民。至末以從遷責臣。明從與不從之利害。上所論利害在命之斷。永下所論利害在君之賞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上篇雖主告臣。先告民以起之。故不言臣而言民。殷卽亳地之別名。湯都亳。後子孫累遷于耿。自祖乙至盤庚七世矣。河圯爲害。故不得不遷。不可脫註欲字。不曰欲遷且曰遷于殷。史臣遡後之言。非廟社已先攻造之謂。民爲浮言。

搖動聞于利害之故。未肯往適有其居。凡遷國必徙公族貴姓及拔邑居之民以實之。有居對蕩析離居言。蓋遷殷則姻黨相聯。救援相及。可以永建乃家。故云有居。衆感非以遷爲憂之說。指可憂之理。言小民惑于利害。在耿旣憂蕩析。去耿又憂播遷。不能從中斷決。盤庚率呼衆感之人出矢言以決之。矢激不回。發不再轉。取譬一定必遷之意。看來矢直也。直言利害之實。我王來以下三節是。以下文命衆至于庭參之。則矢言乃先布告之之書。日出者以矢言出諸朝門外。喻衆通知也。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有不常寧不常厥
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
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
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三節俱以天字立說曰我王節舊以我王來至胥匡以生
作人事卜稽作天命不知此篇本旨重天命以天命決人
事之當遷也下二節俱本天命說去我王來三句引前日
祖乙都耿之意以起下今日適然事勢在已遷殷之意重
我民無盡劉一氣讀不能要有致慨意言事有意料所不
及者非輕民而貽以後患也不能胥匡以生自救不暇何

以相救危之甚也此一耿耳我王遷此以重民今反因此
以劉民非氣運使然必天意有在天意欲遷于卜可見語
氣歸重卜上卜乃盤庚上非民卜其如台言此地其如我
何明示別有可遷不必懷此都也時說言此地無計能活
我矣口氣不似但可云無奈何也只是民難以居意其如
台未必卜詞中有是言卜之大意如此○想當時人民有
以祖乙都耿之善爲言故盤庚告民之言曰我先王祖乙
之來既定都于耿固以耿爲可居重我民之生于此也豈
虞有今日之事置于盡劉之地民適不幸罹水災邑居圯
壞昔之比閭什伍今皆各自避水蕩析而親黨不能相聯

離居而救援不能相及。生計無可為者矣。古聞有樂生者。有遂生者。不聞有匡生者。生至于匡。已非正道。况并胥匡而不能。勢迫情哀。猶冀天災儆予。或可挽回也。及稽之卜而卜。兆之詞亦曰。耿地無計能活我民。使之安居矣。汝眾曷不適有居哉。

合下一節由祖乙推上說。見得自來遷都不已。總是承天意以安民生。先王有服節承上言。違卜不遷之害。大意云。昔先王有事未嘗敢徇已意。亦未嘗苟徇眾願。必恪謹乎天命。天命所出則欽承不違。以不輕動如先王。猶心不敢常安。亦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今卜稽當遷。即先王不

能常安于此。若不承于古。當遷不遷。則將至君民俱溺。天之斷絕我命。且不可知矣。况曰其能從先王安民之烈乎。先王指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遇有遷都之事。皆常稽卜以考天命。有服就遷。都說恪謹天命。就從卜說。茲猶三句就傳上二句來。見今日正宜謹天命而承先王也。起下今不承于古意。茲字非指都耿。指謹天命言。為此謹天命之故。猶字要挑。寧就心說。惟心不違安。故所都亦不常其邑。不常厥邑。便是不常寧。于今五邦。便是不常厥邑。不常至五邦。作一句看。五字與猶字相應。已遷又遷也。五遷依後傳作已前說。添祖乙遷邢為是。若以盤庚遷殷為五。便與

今不承于古句不合。此今不承于古。就是違卜不遷都。罔知二句。就是違卜不遷都之害。斷命當作實說。蓋河水圯壞。便是天以斷命儆我也。不可更添否字。命是國家之命。烈是安民之烈。卽所謂大業。繼其後之謂從克從者。追復之意。天之斷命與下天永我命反。克從先烈與下紹復底綏反。俱就遷都上說。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囂相耿爲五計。湯旣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上言今不承古。則違天之斷命。弗克從先王之烈。故此言今而承古。則疑天之永命。可紹復先王之業。烈業俱就民相生說。通節一氣說下。耿圯河水國命將絕。先業幾墜四方之民亦不安。倘能遷殷。則危者以安。猶顛木之有萌蘖。而永命紹業以綏四方也。若顛木是喻其利。自耿遷殷。須說從天命意。此意當提在若字上。首句設喻引起。非另一意。木雖顛而有由蘖。正是斷而續處。木再萌。謂由槁木之餘。謂蘖。耿爲顛。殷爲由蘖。取絕而復生之義。正意在下三句。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上。天其二句。正由蘖之意。相連說。其者期必之詞。直貫下紹復二句。正永命處。茲此也。

曰殷爲此新邑。則耿爲彼舊邑矣。棄彼取此之詞。大業以國統言。不專指定都說。先立根本。爰正邦域。是新邑乃成。湯興王之地。故居其邑。而繼其業。紹復不止。承襲。凡紹先業者。正紹其相機能轉之深心。復先業者。正復其淪危能挽之大力。識力重新。卽是大業重新。紹復底綏。串綏四方。卽是大業緊帶說。底綏有工夫。使大業而僅求復四方。而僅求綏。此一旁之命也。苟有率祖之美意。皆得循舊以致力。惟復而必于紹。綏而必于底。此萬世之命也。自耿遷殷。只耿免水患耳。如何便致安四方之民。蓋都邑四方之根本。根本安則四方安矣。非謂四方皆有水患而今免之也。

惟是宅中圖大。施個善政善教出來。四方豈有不安者。商道中衰。盤庚有志振起。適值耿圯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不守。故凜凜于克從。紹復以致安四方爲言。紹復底綏。向所懼不克從之先烈。且綿爲萬世無疆之休。雖由策勵。亦天使然。故曰天其永我命。

左傳註木再萌蘖。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蘖本作櫨。今本作枿。稿木之餘也。馬氏曰顛木而津。生曰枿。

盤庚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通節俱是史臣書法。數于民承上三節言當時小民之不遷其故有二。惑利害者固為在位之浮言所搖。明利害者又為在位之排擊所阻。此盤庚之所以教民由乃在位小民情公。則言出為箴。而力微則勢常易伏。夫使攸箴出于民庶已失筭矣。至于民矢其謨。當事者復壅而蔽之。此寧可長也。盤庚知其然。故其以常舊服正法度也。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以常句正是數在位。常對異看。見非朔舉曰舊服者以舊規詔舊人也。正法度三字最嚴緊。法度舍下賞罰意。曰無或句凜然法度語。只承排擊阻難邊。史臣摹盤庚發令如此。以起下命眾至庭意。有眾悉至于庭。

則民情不達而自達矣。臣民咸在。彼在位者又安能肆其浮言哉。此意最緊。○由字根數字來。謂教民從在位之人教起。教在位之人便不須教民也。所以通臣民之情。小民之惑由于在位之人。此意高一層。由在位雖有胥動浮言排擊阻難二意。然觀無或句却重排擊阻難邊。本節歸重在此句。以常句是証以先王已遷之事。遵故事也。無或句是欲其達小民欲遷之情。達微辭也。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辭則人情不壅。二意相承串下。只重達微辭。蓋無伏攸箴。此訓戒之言。正是正法度處。故達微辭乃所以遵故事也。下文通篇所云皆舊服是君令臣共朝廷之法度也。

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遵法度者故盤庚舉之以正今日君臣之法度焉然伏小人之攸箴正是人臣不守法度處故下卽摹一語以蔽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須知正法度不止伏攸箴下文皆法度語觀下兩提舊人可見但伏攸箴是亂法度之尤者故先戒之小人兼孤幼老成言或敢者萬一之詞要看一敢字蓋恃世臣大家之勢上足把持國是下足箝制小民故敢伏而不顧耳先王以民心爲心以民之利害爲國之利害五遷厥邦皆順小人之攸箴而爲之也當時民無惑志有言必達上臣無匿指有願必同民此先王舊服卽國家法度也在位者欲阻廢法度

則不得不托于民情之不願欲託于民情之不願則不得不動以浮言而使其言之同于我隱伏攸箴使其中情實語不得聞于上如此則反若君之欲遷爲違衆而廢舊服者不知不欲遷者特在位總于貨寶之私心一時小民惑于浮言之左見而非衆心所同然也衆心所同然衆口所同辭今曷嘗異先王時特爾輩伏之耳盤庚明極事情故不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以先王舊嘗遷都之事正今日當遷之法度使臣下知所遵守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亦惟曰小人之中有欲以當遷之言箴規其上者爾在位無或敢排擊阻難之使下情不得上達也王之告

臣大旨如此。則遷與不遷。孰是民情之公願。利害必有真歸。是非必有真在。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矣。命衆咸至于庭。以聽命意。衆字雖兼臣民。實是對臣告民。惟命衆悉至于庭。誰敢阻匿。正使有識者得效其箴規。無識者得聞其利害。轉相告語。可遂我遷邑利民至意。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敦于大胥。贊之。籥師敦。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于戈。知敦爲教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于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以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沉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以下皆對民責臣雖照無傲從康作主畢竟當以先王舊臣古今予汝等作眼對看古我先王兩節先舉舊臣舊服以見今不如古若網四節因譬以從遷之利不從遷之害遲任五節則直示以從遷之利不從遷之害俱申應前古我先王兩節○上旣戒無伏攸箴此又以傲上從康爲言蓋惟羣臣傲上從康之故所以伏攸箴也傲上從康正私

心所在上非君心下非民心故云乃心無字非徒戒之正教所以黜處傲康內俱有動浮言伏攸箴二意當時羣臣只得從康之心傲根從康生來須串說若曰無得傲上之命而從已之安耳蓋所以傲上之命又由于從已之安故又戒其從康而以一無字領傲從康三字曰猷黜者私心盤據連自家不能知故要謀去傲者怠慢不急切從者牽纏不割捨在他心曲之微說此心不黜雖百喻何益此只是誅心之論非顯違君命而營已安之謂○王曰來汝臣庶之衆悉至于庭予告汝以遷都之訓焉彼遷都則承命不遷都則斷命利害較著汝豈不知而乃有胥動浮言伏

攸箴者私心蔽之也。汝必謀去私心，無傲上而不肯遷，苟安故土以避行役而從康，私去則箴言達于遷，何有。古今二字相照，所以深責舊臣。正是以常舊服正法度處，亦惟句見先王之不遺舊臣。王播五句則舊人之不負先王政舊人之美處。不匿厥旨與罔有逸言，都在播告之修。上見蓋于已無隱藏于人無添設。在上卽爲不匿厥指，在下卽爲罔有逸言，非二事也。不欽者用此不匿指而不欽，不變者用此罔逸言而不變。舊人之美如此，何今之不然乎。險者幸一日之安而出萬死一生之計也。膚者徂目前之利而無深慮遠見之計也。羣臣方自竒其計，不自知其

爲險膚。且險膚之爲心亦苦。何如不匿指罔逸言者之爲安而且切于圖君也。訟者據一己之理而不平，則相爭以求伸。汝何據而爭之不已乎。予弗知之矣。○古我先王卽成湯四君，舊人卽在位之祖父。以先王之臣言，猶曰先臣云耳。非世臣舊家之謂。舊人世勞王家，凡事皆賴以成者。故謀所以委任之而同其政。共政指遷都言。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所重在舊人乎。在圖任者乎。重在舊人上。若曰先王所圖任者亦唯此舊人云耳。所以聳當時之舊人也。下正圖任處，播告之修，猶云修播告也。以遷都之事作爲號令，布告天下，播告天下四句，不匿三句見舊人

忠以事君而得君。罔有二句見舊人信以使民而得民。不
匿厥指者欲遷都以避患。此先王之指而必資民以行使。
攸箴有合于王之指者而或伏之。則君民隔絕而事不克。
濟。先王之指匿矣。舊人奉承于內。凡小人之箴皆以上聞。
使君之指流行而無壅也。是不伏小人之攸箴。豈非所以
不匿厥指乎。或以厥字指民說。不匿厥指謂順承人君修
告之意。凡小民之有言當遷者皆達于上也。不知王可以
言指民可以言指乎。誤矣。要補舊人體王之心如此。故王
用大敬之。敬者敬其能遷而敘欽配享也。罔有逸言者。凡
非上意下情而變幻事理以搖衆聽。謂之逸言。舊人宣化

于外。原君上爲民之情以開諭乎衆。據民間利害之寔以
導率乎民而不參一己之私言。舊人先民以信如此。故民
用丕變。變者變其不肯遷而樂從上也。舊人上爲君下爲
民。不負先王之委任如此。今汝在內則伏攸箴。與不匿厥
指者異。在外不和吉言。與罔有逸言者異。聒聒者不根上
不根下而造爲無根也。多言亂人之意。言惟忠信足以起
人之信。今汝上匿下譁。陰懷背上之謀而不坦易。苟徇目
前之安而不深長。所以起信者率以險膚。難乎人之信矣。
相率阻遷有如聚訟。起信險膚內正見伏攸箴不和吉言。
非旣伏箴不和而又倡險膚之說以聒聒起信也。險膚起

信則與丕變者異。徒起信于民而不見知于君，則與丕欽者異。須知民以為當遷，臣以為不當遷，便是訟處。所訟者皆險陂膚淺之說，而非正大之謀。長久之計也。二句一直說下。前今文士國不端，則對昔士之安而不思，其說以此承上起下之辭。就上文聒聒起信險膚中抽出言之。上言當去其私心，古人皆無私心，而汝獨不然。汝之不去私心，乃我有以成之也。二德字俱指愛民之德。荒德與舍德緊緊相應。人君為民圖遷，正德之所在，此德畢竟不可。但為汝所舍，如花含蕊，一時未開。舍德即從康而匿厥指，不宣布德意，是不惕即傲上，而逸言不共命是。若觀火視

汝舍德不惕之情也。逸字亦指此二者。逸即逸言之逸，非不是過失，然不可作過失字看。通節歸重予亦拙謀句，以慈引咎。正對傲臣言，見今後不肯因循苟且，必正法度矣。○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汝臣則訟。豈我輕易遷徙，勞民動眾，自荒廢此君德乎？非也。勞民一時，圖安萬世。正予德也。惟汝舍蔽朕為民更新之德意，而狃于從康，不。畏懼我威命而敢于傲上，此所以康共之志，不信于斯民。而震動之迹，有疑于荒德焉。汝豈以情深而予不覺，故敢于欺我耶？不知予視汝傲上從康之意，明白洞達，如觀火然。此雖是汝之過，亦是我往者拙于謀慮，狃寬容而不操

刑殺以作成汝傲上從康之過耳。予亦自悔而汝可舍德乎。若網四節俱要得申言意。上兩節言無傲上從康有此好處。下兩節言若傲上從康有此不好處。故上注言利。下注言害。並陳使擇甚言當謀黜乃心也。大意云夫我圖任不異先王而汝乃異于舊人亦不知上不可傲康不可從矣。汝誠思上不可傲而無傲上。若網在綱常有相從之善。誠思康不可從而無從康。若農力穡乃有秋成之望。如此則汝豈復舍德。汝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矣。夫實德所施非比險膚之信。卽丕乃大言後先積德誰復汝

禁乎。不然而必欲從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是怠惰自安也。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安見有秋成之可望。從康之害所不免矣。不然而終于傲上。乃不和吉言于百姓。是災毒自奉也。燎原撲滅自作弗靖。安見其條理之不紊。傲上之害所不免矣。夫傲上從康其害如此。汝可不黜乃心也哉。○承上言我故拙謀而成汝傲上從康之過。然汝其可以不戒乎。巨室不肯遷。只任一己之意。却不知事君大義。貪一時之安。却不知他日遠利。故此二項一以義責之。一以利誘之。正意宜發在若字上。不奈有秋下不必補。戒意言外見。如云君統乎臣者也。君欲遷而順從。此相從之理。若網

之有目全在綱上提綱則網乃有條而不紊人臣不傲上之義如此可以不戒傲上乎逸始于勞者也今一遷而乃家永建此相因之勢若農之服田勤于穡乃亦可望有秋人臣不從康之利如此可以不戒從康乎在猶從也網有衆目聽提挈于一綱故曰在若網操之則衆目爲政安得不濟君是汝綱豈綱制汝直是汝在綱在綱在字卽綱舉之意在綱正對力穡有條不紊上補個則字方是農望有秋卽難避力作力穡卽是服田服田無工夫重力穡二字乃亦有秋是力穡之效有條不紊是在綱之效喻網以本末言喻農以今後言玩註二則字并申言二戒字則若網

二句亦須照下二句講若以上二句爲勉其當如此便不見戒意舊泥傳戒字每于不紊下補不紊臣有誅有秋下補惰農無秋不知此二意是在下文若此節便說盡則不畏戎毒二節不必說了他處比喻宜繳正意此處再繳不得一語

依傳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通節重克黜句黜乃心便是施實德前言猷黜猶勉其謀之此照上曰克則期真能之贊其決也乃心卽傲上從康之心實德爲民圖安之德私心者實德之妨心私而託公以市悅小民則爲貽實禍可見克黜乃心方能施實德前曰舍德此曰施實德欲其以

所舍者宣布之也。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擅膏腴之地，耽居止之積，在位之臣與黨比而憚遷，心之所為實在此。而猶為之辭曰：不遷實于民便。又乘小民安土之情而誑之曰：我實為爾計也。此之施虛德于民，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沒，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是爾之為之者，反以害之。與百姓同歸于虛德，爾故勸以克黜，乃心為斯民長遠計，以施實德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爾之婚姻僚友亦同其福。不匿厥指而罔有遷言，在祖父既為民圖，遷有德于前，戒私心而施實德，在汝又為民圖，遷有德于後，世德相承，已非一日。則此德不大哉汝乃敢大言曰：汝有積德，亦言有大而非誇矣。今日非德也。汝字如此體貼，易我字不得。此句之首用一不字，似不是刺字，當為一讀。乃字與上乃字不同義。此是難辭，言民而及婚友者，以其所親愛者，啓其迷也。言施實德而必曰積德者，以其所樂道而鼓其所憚為也。

六經字多假借，不否不古字通用，古不字聲與夫皮披近。故丕否皆从不，不然曰否夫上聲，鄙塞曰否皮上聲。驚異曰丕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呿，無逸云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之類，皮聲也。周書弼我不丕基之類，披聲也。又有通作不字用者，如上

段王用丕欽民用丕變後段丕克羞爾丕乃崇降罪疾
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勝
有不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負與背通言不償天之
子轉作逋負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君爽
讓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繫作
大訓未盡

此兩節申前後從康傲上之害上止言戒此則言害一節
嚴一節與上二節俱要得申解之意乃不畏節承上若農
二句來申從康之害以沉溺言上言不能從遷必無永建
之利此言不但不得利戎毒遠邇其害更慘矣要說得凜

然可畏方與上文服田力穡不復不畏內就包不肯遷意
遠邇以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中勿分遠爲民邇爲婚友
上以服田言故此以惰民戒之不服田畝卽上不服田力
穡但此從不昏作勞垂重下蓋勞苦之事人情所憚非灼
見其利害則不能強力爲之故曰昏越其句如云及其然
也安有黍稷之望或以不能永建乃家喻罔有黍稷覺添
一層且說害意鬆下

漢孔氏曰昏馬同本或作瞽音敏爾雅昏瞽皆訓強故
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兩反唐孔氏曰戎大
昏強越于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

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啓訓爲也與孔不同

此承若網在綱二句來而申傲上之害刑戮是也汝不和吉言至悔身何及說傲上之害已盡了下不過詳其實不可不戒耳相時以下與不和吉言句相應若火以下與惟汝自生毒五句應通節以汝不和吉言胥動以浮言作脉其實胥動浮言卽不和吉言非二也不和吉言卽聒聒險膚是生毒以罪戾言惟汝自生毒三句一氣下謂自作自受因不和吉言而發先惡一義先惡卽傲上不重側重乃奉其恫應轉自毒自災意自生毒謂自致刑罰之加奸宄

卽不和吉言自災卽自生毒敗禍二句卽帶上句說乃生毒中事先惡猶云罪之魁恫痛也乃奉其恫如癰疽在身不決去之而奉養之其痛必深所謂安危利災也旣先惡于民又奉疾于已一發則悔之無及矣故曰汝悔身何及先惡于民申不和吉言句乃奉二句申敗禍奸宄二句俱不重只是悔身何及一句總承上重看曰毒曰恫皆指刑戮之感相時二句輕只引起下意其發有逸口屬上句連此三句只是叫起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句若曰相時儉民猶且以箴規之言而阻于過逸之口而况予制短長之命者乎蓋卽逸口之可畏以見在我之尤可畏意故下卽接

曰汝曷弗告朕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云云。儉民兼老成孤幼說儉利小小見事之人猶胥之猶乃猶幸有此之詞弗告朕而動浮言謂內不達箴言而外不和吉言也可見排阻搖惑是一串事弗告朕應箴言胥動浮言應逸口胥顧與胥動相照小民身當其害猶有惕惕胥顧之心在位陰貪其利乃爲誆誆胥動之詐曰胥動見非一人恐屬禍患謂從遷有害沉屬罪惡謂既遷有罰二字本分開平看然浮言之人必倡爲遷都有害以恐嚇之民一恐懼而不敢遷則必得罪于君是陷民于罪也小民之箴言猶爲逸口之所過而况生殺在我獨不可以制沈爾之命乎若火

三句承制乃短長之命來若火之喻從觀火生來視爾有觀火之明故制爾有滅火之勢猶可撲滅見制命在已振作不難總見獲罪于君必速禍于已意靖安靜以聽命不靖卽胥動意通節反覆數十言皆言傲上之罪自取非由外來意此上二節不言黜乃心而意實在其中○傲上固所當戒矣倘不知所戒豈無其害汝臣傲上不遷于攸箴之吉言本出于百姓者不能調和而宣播之則豈特戎毒于遠邇哉傲上之戮惟汝自生之矣生毒何如蓋不和吉言是汝樂于敗禍姦宄賊害乎人以自取其災于身耳人孰不以罰及身爲恫今斯民傲上之惡汝實先之豈知誤

民還以自誤是乃自承其痛于身耳災爲自災恫爲自奉信乎刑罰之毒汝自生之汝待罰之及身而後悔之其何及也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故也觀此小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乃其發也而汝以逸口制之不得上聞是空言且能制人矣况予制乃短長之命是非所在誅賞隨之所以裁汝豈不易哉汝何不箴言告朕而相動以浮言恐之以失業之禍害沉之于逆上之罪惡是民無惡而汝實先之惡也一時人情爲汝所愚雖若火燎于原不可嚮邇而制命在我則以觀火之明操滅火之勢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不靖故毒亦自生

災亦自致而恫亦自奉耳豈予有咎哉真悔之無及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上以禍患恐懼之此以任人感動之引遲任言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意舊人以世家言勿錯認作老成人舊人休與國共安敢忽國家安危之機恩隨世深必且計子孫依附之地與新進不同器非求舊惟新正是

剔出人當求舊意。語氣當云若夫用器則非求舊惟新而
 槩以此道施之用人不可也。下句証上句。要見成遷在今
 去耿有似求新而謀遷如昔。任人必無棄舊。方合當常使
 舊人用新器意。

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于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
 云古之賢史

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意。垂重不動用
 非德一邊。玩經文亦字輕重自見。罰本不可亂用。况功臣
 子孫。先王與乃祖父同逸勤。爾誠有功之後也。而輕加不
 惕之罰。則為非罰。是予之薄也。動用非罰固有所不敢。然

德雖所以勵世。臣但宗廟之上實式靈之。至于冒叨世選
 以助其傲。上從康之私心。是動用非德也。予又豈敢以非
 德而加汝乎。茲予大享至作災。言先王祖父之靈毫不容
 私。子弟不掩爾善。必不敢動用非德也。若視國恩為固然
 而不知非罰非德。予且奪自不爽矣。兩個不敢。語語感動
 舊人。不可草草看過。○按舊說以胥及一句對世選五句。
 分賞罰對看。則世選句不重。只敘落作福作災句。先王祖
 父之靈不可欺。以起下不敢動用非德之意。看來胥及逸
 勤乃祖乃父之勞與善也。在國家為勞。在身為善。因胥及
 逸勤說到世選不掩。因不掩說到配享。說到福災。簡在先

王先臣之心。因簡在說到不敢動用非德。一線串下。先王指成湯四君言。逸勤泛言。而遷國在其中。事成共其逸。有事共其勤。不重功在王室。只要見舊臣于先王。一德一心處。逸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後臣豈有無罪而加以非罰乎。况國家報爾祖父不薄。世選爾祖父之勞。予不掩爾祖父之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父以勳勞而荷配食之時。則作福作災。自有公論。予豈敢以非德而加汝乎。世選爾勞二句。只須先挑過。茲字是提端語。爾勞爾善爾字。俱指祖父言。先王世選爾之勞。列于太常。而予亦不掩爾善。世選二句。一連說。言簡擇其功。不敢蔽也。勞

善一般看俱指胥及逸勤說。曰選曰不掩。暗指作元祀看。遷都告廟時。少不得大享與享。故茲予大享二句。正見世選而不掩處。配享即不掩之實。勿認不掩即世選。世字從先王說到盤庚身上。予字雖指盤庚。而先王亦在其中。註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至廟中言作福作災。就指朝廷上賞罰言。傳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言朝廷上之賞罰皆簡于清廟鬼神之靈也。作福作災。承予不掩爾善句。來世選不掩句。總為作福作災而言。以見前人有靈之意。非重在旌表功能上。宜申遞向不掩邊。以搭上爾祖從享句也。福災是臣之福災。作之却是盤庚如作福作威之作。德恩賞

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動是動輒輕用之謂，不輕于賞罰，正是任用舊人意，非于賞罰外另有如何任用在言。賞罰之不私，欲世臣之效命。至篇末皆此意。此節槩言已馭臣之術，未及臣從遷不從遷意。至下用罪用德可見。○我任舊人，亦賞罰不敢苟耳。古我先王爲君，及汝祖汝父爲臣，上下同心，遷都之後，保國定家，相與同其逸。方遷之時，分猷共念，相與同其勤，此汝祖父有功也。汝爲功臣子孫，苟非傲上從康，以入于罪，我敢動用非罰加汝乎？必不從遷而後罰也。且汝祖父有遷都之勞，善莫大焉。我國之胥及逸勤，其勞有足紀，其善有可嘉者。先王世世選之，紀于

旂常，傳至于我，亦表章之而不掩爾祖父之善。此我禴祀烝嘗，大享先王之際，爾祖父亦以功臣配食于廟，而不掩其善。斯時也，先王在上，爾祖父在傍，或作福作災，以寓勸懲者，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精爽昭監，誰敢欺之？使汝傲上從康，不世繼其德，我亦豈敢動用非德加汝乎？必樂遷而後賞也。夫我于勲臣之賞罰，皆不敢苟如此圖任之意，至矣。

唐孔氏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卽算也。故訓爲數。○唐孔氏曰：古之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蒸嘗也。按正義曰：蒸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

以事各有對若蒸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若四時自相對則蒸嘗爲大初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蒸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初祠爲小也如蒸嘗有功臣與祭者按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

大嘗祭于大蒸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秋而再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蒸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于三時非獨蒸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

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牲禘祫禘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旣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日祠夏日禘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此示已必遷之志世間難事非斷不成惟遷事愈難遷志

愈決志竟如射雖未赴的志已向的中遊矣惟此志破衆出獨亦破疑透決未許朝議微牽此便是作猷處乃共政任舊人共謀須任小人今決遷利害小人中只有老成更事多幼孤染誘少兩項人解得無侮無弱決志謀長卽是出力乃之私力能伏攸箴與天子衡則乃之真力卽能吐攸箴爲天子翼勉字內有言念前勞強求步武意蓋黜心臣之猷決遷君之猷作不一便不尊不一亦不決各字厥字要看雖爲國爲民實各自爲計勉力便是聽猷○首二句一串下難字作活字看指與大役動大衆跋涉之艱并臣民傲康說予以難事告汝志已決矣故引射以明之若

射句要點入難字告者言而所以告者志也欲與臣共圖其難傳多一然字便覺兩層轉摺圖政必本于志予旣告汝以遷都之難予之圖遷若射之有志必期于中決不敢畏難而苟安者此志原人心所同小人中老成孤幼皆能明故有攸箴只在位徃目前短筭敢傲上從康耳無侮無弱正戒無伏攸箴小民雖不適有居其間亦有老成之人習熟故事有以當遷箴上者汝必達之無侮其年耄謀荒孤幼之人良心不泯有以當遷箴上者汝必達之無弱其年少謀疎而謂箴言不足聽也耿圯河水居不可長汝舍目前沃饒之利爲後日永建之圖各思長遠其居夫君出

猷者也。臣出力者也。其勉出汝之力以聽我告汝于難若
 射有志之猷可矣。各長于厥居是意中事。下二句乃所以
 謀長也。一直下。正勉其從遷也。勉力直是倡率民遷歸作
 猷上。無傲從康二句都有。勿如舊分賂。無其平。其將
 無有遠爾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此申言賞罰以決之。重罰上。觀下節只言罰可見。上非罰
 非德。只虛說賞罰之公。此實指諸臣之從遷不從遷言之。
 無有遠邇四字極好。凡法令不行。必由親昵之牽制。如無
 論遠與邇。但善則加賞。惡則加刑。則令自無不行矣。世家

大族蓋有商之子姓親婚在焉。故以遠邇言時說分異姓
 之疎者為遠。同姓之親者為近。未確。在外為遠。在內為邇。
 遠邇俱指舊臣。行法不問遠近也。伐莫重于死。故以死言。
 用罰者死。則非動用非罰。用德者彰。亦非動用非德。承上
 文來。罪反上。勉力從遷言。德就上。勉力從遷言。遷都號令。
 如此。邦之臧二句。推信賞必罰之由。只足上意。上文反覆
 戒喻。只就羣臣身家說。未說至邦國。故此歸結邦家利害
 上去。此亦不是善則歸入。罪則歸已。不過示已之必罪耳。
 所謂法度也。○且汝亦知賞罰之典為甚嚴乎。汝臣雖有
 親疎。而我之賞罰無有親疎之間。罰易加于疎遠。苟侮老

弱幼不勉力作猷而用罪則豈但不敢動用非德而已必重至于死而不赦在邇猶在遠也賞多私于親邇苟達箴言樂從遷而用德豈但不敢動用非罰而已必記太常作元祀選而善在遠猶在邇也所以然者何也蓋邦之勉于水患永天命而紹先業惟汝衆從遷而用德之故此所以彰善無遠邇也耿圯河水天命斷而大業隳惟予一人失罰之故此所以罰罪必無遠邇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爾衆指羣臣言致告承上賞罰之命說當時所喻惟造在

王庭之人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重在與之更始上自今至于後日是期會想當時必有日期在各字貫下三句平說未有臣不協恭可襄大事者事以上之事言卽遷民之事若爾舍此亦復何事事不可慢毋舍德而不惕曰恭則無傲上事多因乎其位而位屬之乃詎可鰥曠以位次爲部領各不離所守同心倡率整肅其不齊毋或先而或後毋此從而彼不從也以聽命言則慢事曠位者必以言語爲藉而口屬之乃詎可有逸口至此直以度乃口括之度者以浮言爲非法而不道也各以法度律其口則無伏攸箴三句皆遷時事正相告戒之語是用德處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率其言用直其言與
此節通是書法誕告用直句最重此正盤庚所以話弗率
而中一篇之綱領也全節大意總是記盤庚將遷都而誠
以告民必先戒其褻慢而後進告一直意國以民爲本當
時河水圯壞惟民受害盤庚欲遷亦惟爲民故史氏揭而
書曰以民遷非因下是話民弗率而著此字也作字傳著
將字甚好此二句一句讀猶云盤庚欲起而將渡南河以
民遷云作將遷未遷之謂惟涉河以民遷就申作字以提
携之謂弗率未必人人梗命但間爲浮言所惑不免懷猜
未信其上如下文爾忱不屬是話與誕告包一篇告民之

言話字是史書法所謂以口舌代鐵鉞也誕告正是話用
直者所告是爲圖安之實意也後如承汝俾汝丕從等語
都是用直處民之從君以好不以令故上之告下以誠不
以言盤庚此處恰好一段真心史謹書之其有衆二句俱
號令體命之咸造而戒其喧嘩一串下頂上誕告用直然
不卽告也當臣民咸至之時先戒之以勿得褻慢然後升
進其民于臣之前而告之先戒者欲其審聽將遷未遷則
未途故有王庭勿作行在班次之庭臣在前民在後故
登進厥民親告之而借天子惑衆者無所容其奸矣以下
皆面告之辭○三篇衆字所指不同或時指民或時指臣

或時兼指臣民如此衆咸造與前衆悉至兼言臣民若下
格汝衆凡爾衆與後罔罪爾衆則衆指臣若首篇率爾衆
感後篇綏爰有衆暨他文一切衆字則盡言民
唐孔氏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苦
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曰字承話字來自已所訓謂言自民所受謂命其實一也
明聽指聽受言勉之也無荒失指奉行言戒之也聽而不
明則未達所言之意受而荒失則所言爲虛正反相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

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子
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子將試以汝
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子命汝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子迓續乃命于
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與殷降二節對言已之爲民如先王保后胥感與今予將試至動予一人對言爾不能同憂如先民鮮不浮于天時與爾惟自鞠至何生在上對言昔從遷之利今不從遷之害今予三節以已命遷以救民害無非念先民以及于爾耳○嗚呼古我節述君民相與者以告之雖君民並言重保后胥感上方是責民之旨承民保后俱指遷都言前后指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四君罔不者四君雖不一其人罔不惟民之所欲則承奉而不違惟字最重念念爲民圖安不敢坐視水患也下文丕從厥志正應此承字不應作敬字解保猶洪範保極之保狀

民一種翼衛其難之精神保后卽是胥感處民體恤君心爲我意于有比而見君憂便視爲自家之憂相與共憂以圖遷更不論君爲我憂如腹心手足自相揀護下文以不憂朕心之攸困責之正與此句相反本是民承后反言后承民本是后保民反言民保后見上下一體彼此同心意鮮以不浮句總承君民相與側重胥感邊見雖曰天定勝人然天能勝一人不能勝天下之民之衆天時猶天運包水患言天時難以人力勝遷徙避害則天災亦無如我何矣故曰鮮以不浮物浮水上比水面高一層今不但修人事以與天對反浮過一步非志一動氣之謂從來宇宙間

沴氣全係宇宙間心神料理之。若君民異念。則氣驕神索。其勢常主沉。惟君民一心。則神靈數詘。其勢遂主浮。蓋修省勝而天時自和。是回天者也。迺大君所獨操。為人定之道。憂感勝而天時不得。不和。是浮天者也。迺君民所共操。為必勝之機。○嗚呼。古我前后。遇有天時之災。不敢坐視。罔不惟民之奉承。而為之圖遷。乃當時民亦保合乎君。相與致其憂感。而共圖之。先體君心如此。夫人之不能勝天。以其力微耳。今君所憂在民。民所憂在君。君民一心。聚其全力。以當天。天所災止于此。人所修溢于彼。人定實能勝天。氣運不能為之殃矣。

殷降大虐。至用遷。是述見成故事。起下。聞字見今日遷都之事。非我初始。念念其圖。遷美意。承汝以下。正已之所可念者。見其不愧先王也。○殷降大虐三句。正證勝天時意。先王不懷。便是惟民之承。視民利用遷。利字內亦有民能相與憂其憂意。用遷便勝了降虐之天。了汝曷以下。緊承上三句說。聞字正指此三句。以商為殷。史臣追稱之辭。大虐即指水災。民之不肯從遷。只是懷土一念。惟先王明于利害。故不懷。非泛然不敢安居。不懷正是感處。作即上盤庚作之作。謂起而將遷。非泛然興作。視民句。推攸作之意。視民利者。害在舊都。利在新邑。計萬世永利。論人心公利。

惟視民之所利者在于用遷而已。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句是發。落下之詞。言先王當遷而遷。惟民之承者。爾之所
聞也。汝何不以此所聞于先王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汝曷不
念對保。后說。民被浮言所惑。不曾自家心裏忖量一番。試
將我與先王之遷。比較思念。當有得其故者。承汝二句緊
承上汝曷弗念我古后句。將念字一氣關轉。勿歇住。承俾
二字串。承字即應上文承字。曰俾汝者。奉汝之所當為者。
不得不用汝以為之也。以佚道使民。正是此個俾字。即所
謂厥攸作。惟喜康共。即所謂視民利遷。康共正遷都本意。
此二句重看。不曰共康而曰康共者。君無私安。以民為安。

以安康之事與民共之耳。若以遷罰汝。則我先自罰矣。當
時民惑于浮言。視遷都如謫戍。然比近也。斯民原曉得遷
非真罰。但近罰耳。

此即上俾康共中點出從志來。蓋發其圖安之本心。使自
識之也。籲懷二字都在話言上。見應承汝俾汝輕過。不從
厥志。應惟喜康共說。重看註中招呼如登進。厥民是懷來
如話。民弗率而用亶。是視民利用遷者我之心。而惟康共
者汝之志。民惑浮言而不樂遷。其志不過慕利而求安。今
予所以籲懷爾民于新邑者。不過為民蕩析離居之故。欲
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之志耳。蓋趨利就安。人之同心。

然憚小勞而暗大計見近而不見遠亦人之所時有也使
重拂其意而苟焉以從之其從之也小矣王者未嘗以人
從欲而亦不違道徇人惟審于安危利害之實而爲趨利
避害舍危就安則真是真非不容自迷必有出懷土憚勞
之外不從其口之所不樂者實以大從其心之所不言而
同然者也從民一時之利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者其
從大故曰丕承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承上承汝丕從厥志言對先
王惟民之承看承汝俾汝籲懷新邑便是將試以汝遷惟
喜康共丕從厥志便是安定厥邦二句不宜十分着力講
只是承上過下以起下汝不憂等句耳汝不憂至一人對
保后胥感看爾惟自鞠以下對浮于天時看首二句略提
將遷之意下便以不從遷責之以汝遷以者携去之辭非
如註亦惟汝故之謂安定主民不主邦安定厥邦只帶言
若曰免蕩析離居之苦而安定于其邦云耳計遷已久成
遷在今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汝當
保后胥感可也乃不憂我心之所困困謂萬衆動移皆在
君心之念乃皆猜忌疑貳大不宣布腹心欲安者汝之心
也汝自以浮言障蔽不能宣布腹心惟不憂君憂則人各
匿其心誰敬念以誠而動主者有是心而顯出之謂之宣

欽念之念，內自省念也。動卽至誠，未有不動之動。有上下相通意，乃咸大至一人作一句讀，以不字一氣貫下。言不憂朕之憂而私便其身圖，是不能開心見誠以感動乎我。是汝不能保后胥感矣，則惟爾自取沉溺，必不能以人力勝天時也。若乘舟以下，詳自鞠自苦之實，譬喻在先正意在後。若乘舟二句皆喻語，乘舟以事勢言，乘舟中流而汝意見不定，遲滯不濟，必臭敗其所載之物。今汝從上遷都之忱，間斷不屬，君用亶民且携貳，忱何以屬。忱字當誠字看，與上忱字應不屬，是與上之誠意不相接也。人若信得真時，是非利害萬口不能動搖，惟民與君之心不屬，所以

浮言得入，何去何從，欲行欲止，禍已臨而不知避，安得免于沉溺。不屬時說云始審利害以爲當遷，繼惑浮言而不肯遷，不如云今汝從上之遷已至于此，乃憚于涉河而怠于半途，則從上之誠猶不聯屬，是不能及時。安能有濟，卽遷居耿地，亦相與沉溺于水而已。如此說覺與涉河有情。若乘舟九字屬下，不屬上。玩註意是以弗濟譬忱不屬，以臭載譬胥以沉無深一層意。言子所謂自鞠自苦者如此。稽字承利害兩邊說，遷則安定如彼，不遷則窮苦如此。利害昭然，汝民猶不或察，則雖疾怨忿怒而沉溺之困苦固自若也。亦何時而瘳乎，不其或稽猶言不占而已。痛其不

稽。正欲其稽利害之實也。曷瘳猶言不可救藥。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臭徹于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敗其所載物也。此節正是不稽利害處承上起下意。夫俾汝康共而顛懷新邑此長遠之謀也。自鞠自苦而惟胥以枕此不遷之災也。以憂自勸者豈人情哉。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沉溺之災則是憂本可免而憚遷乃所以大勸其憂也。若謀長

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矣。汝何有生理于天乎。今其二句一意正憂之所在。利者民所欲安者民所懷。然所欲有甚于此者生命也。故以何生續命大利害大安危動之。

兩提今予亦別。上說今日已前此說自今日已後。上二節旣言不遷之害此因直命其從遷也。正爲其枕之不屬言利與害無兩從人當自立主意主意不定將隨人轉移。故命爾一者一于遷也。一則清二三則穢矣。物先腐而蟲生之穢惡爾自起豈浮言能惑汝哉。臭字從臭厥載來彼是譬喻。此則逕說在胥沈上。穢卽臭爾枕不屬卽是不一所

以起發穢惡以自取臭載之禍敗非起穢自臭乎此一正
一反之文今予命汝惟如此無得如彼也恐字應命字所
以命汝此者蓋恐人以浮言倚汝身迂汝心也恐人二句
當推一之故卽搭自臭句串說垂重心上恐不一浮言之
人得倚汝身以行傾邪害不能避利不能趨纏縛不得自
由浮言之人得迂汝之心遠于事情不知切身利害俟水
之自退而安土重遷豈不迂緩可笑猶諺言進走爾身而
哄爾之心也一則心有主而浮言無自惑矣總見不可不
一之意

予迂續二節總承上言明已欲汝一心從遷之意反復一

意重重釋說其用奉畜汝衆句是申釋續命于天其予念
我先神后三句又申釋奉畜汝衆也下節追叙上節推原
反復發明亦惟汝故以決臣民從遷念先神后之勞爾先
不但應上古后先民兼以起下高后祖父○予迂續乃命
與汝何生在上相應畜者生命之謂下二句贊上一句言
已欲如此非以戕之實以生之也總是今予命汝一之意
續命使民有更生之意全憑一段元神和氣一毫威虐着
不得奉畜使民有遂生之樂是容民蓄衆之蓄威虐都忘
却將欲遷不遷之民盡含蓄之生養之中也蓋蓄衆是足
續命之意講自有分別○夫能一汝之心則知予之心矣

予惟以汝何生在上。故及今水患未至而遷都，以迎續汝命于天也。然則今日我豈以謫遷之威，脇汝哉？正以不遷則爾命無生理于天，而我失其奉養之道，則用以迓續汝命，奉畜汝衆而已。又因奉畜汝衆而推本言之，應轉首節意。此節比上節進一步，予丕克羞爾，卽奉畜汝衆，丕字生于衆字，無深淺。上言迓續乃命之意，是奉畜汝衆也。此言奉畜汝衆之意，是懷爾也。首句卽是懷爾，蓋先發意而後收繳之。夫我之所以用奉畜汝者，果何意哉？惟念我先神后當五遷厥邦之時，爾先人保后胥感之勞，不可忘。故我今日所以經營遷

表予之反

都大能養汝者，用懷念爾爲先民子孫，而不忍其淪胥耳。予念爾，爾可不自念乎？上曰奉畜，此曰克羞爾者，謂大能奉畜之也。爲民圖安，君上之分，使其前無功，亦豈容不念。屢稱先人，不過以已如先王欲民如其先人之從遷耳。非以遷殷止爲念前功也。我念爾先人，爾當念我以古后。二念字隱然呼應。神后對爾先看，神后者神明之也。爲下降。罰張本。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

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
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從降弗祥

既陳情勢備言利害而此又歷數災祥廣上篇作福作災
之旨言臣民若不同遷高后與爾臣民祖父臨之在上質
之在旁高后決不相貸必將大降罪于我然豈特高后罪
我亦將罪汝豈特高后罪汝亦必令汝祖父罪汝又豈獨
高后令汝等祖父罪汝卽汝等祖父更還勸高后罪汝矣
見交互遞責罰有同心今日已欲承民在民必當保后下

遂言保后之事四節一節推一節首雖責已後雖責臣實
爲民發見君臣不爲爾民圖遷尚且有罰况爾民可不從
遷乎○先言君不能爲民圖遷則高后必降罰特以嚴之
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失于政不止不遷謂不能斷然率
民以遷而優柔以失其政含前篇罰字意安舊不遷之謂
陳陳于茲久不可居之耿也高后專指成湯崇降自上而
降罰罪以疾苦罪疾卽是責罰曷虐朕民句正責罰之辭
民曰朕民湯之遺黎蓋高后嘗降我凶德而允殖兆民者
子孫不能爲民圖遷寧不以虐而罪我哉坐視沉溺便是
虐見高后之靈無日不在生民不可不仰體

隨責民不從遷得罪于先后所以深嚴乎民首二句一連
 相因看自棄其生則不能與君同心民之罪在下一句故
 譴罰之詞專以不比罪之曰字只管曷不暨朕一句故有
 以下又是盤庚之詞以明罰不可免之意先后槩指先王
 上即先后生生叠用重上生字生其生也與前何生在上
 相照蓋遷都無沉溺之患既樂其生因此建家立業又興
 事以厚其生則生而又生是謂生生下文往哉生生亦然
 予一人之心即惟喜康共之心不猷同心即不宜乃心爾
 忱不屬也易曰比輔也下從上也與下篇協比比字義同
 比君可也協比非也曰丕降降之非小民以保后為德爽

德即倚乃身迂乃心之謂或以故作故意之故將爽德句
 緊帶上有比句故承說自上其罰汝云云如此看則曷不
 暨朕幼孫四句正丕降罪疾之辭與將故有爽德句另作
 提撥者不同要認清○夫不為民遷我得罪于高后矣若
 予為民續命謀遷而汝萬民乃不樂生生與我一人謀同
 心焉則非予之罪也我先后必大降與汝罪疾曰朕幼孫
 不為虐汝矣汝何不相與同心以遷乎故爾有此失德我
 先后自上神明其罰汝汝將何道免耶不從君遷亦難免
 先王之罰矣

正以起斷棄不救。上勞爾先是稱叙祖德。此勞乃祖乃父是見君臣事使義不可逃。先王之于乃祖乃父既已相勞如此。而汝等既作我畜民。正宜與予一人猷同心。何意汝有戕則伏在乃心。此雖藏之幽隱。而先后神明固已洞矚之矣。既字與則字正相叫應。先后及前。先神后。俱指四遷都先王言。祖父是民之祖父。勞乃祖父。汝畜民。從上文勞爾先奉畜爾衆生。來有戕乃心。謂胸中橫起自戕之念。與生生反。卽勸憂意。綏者進汝祖父而告以汝子孫不從君遷。我將降罪疾不救。乃死。是乃祖乃父聽先王之陰罰也。綏字當作執。而遲疑字解。蓋先后雖知汝心之戕。然念乃

祖乃父之昔勞。猶執而遲疑其間。乃祖乃父則以義不可容。斷棄汝命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也。如此看語意。似覺有情。綏之而不救。與下迪之而不降。以生前之同心爲民決之耳。斷棄至死。則不止罪疾。所以深懼之。此言臣不能率民圖遷。則臣之祖父亦順先王而以義罰之也。對民責臣。意重在民上。惟對臣責民。故曰予有亂政。同位。有者諸臣中。或間有之。亂政卽圖任舊人共政之政。同位卽由乃在位之位。具乃貝玉。誅其心也。沃饒多則貨賄備。故以貝玉爲富。非耿地產貝玉。上篇責臣之辭。但責以浮言誤衆。傲上從康。至此始言其具乃貝玉。則知羣臣

實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種種不欲遷者皆具貝玉之私
 心為之正棄義即利之實乃祖乃父丕乃告我二句一直
 是稟命于成湯而欲其降罰意作丕刑于朕孫是設為祖
 父之言丕乃崇降弗祥則謂高后實降以不祥矣迪字活
 看爾祖父固我先所圖任共政而罔有逸言者見其子孫
 所為不肖必怒而後加刑高后雖欲念前功而宥之然由
 祖父之啓迪亦不得而逭其誅矣弗祥即丕刑亦罪疾之
 類不是重大意崇有增加意言外見臣以不遷獲罪民可
 惑浮言而不遷乎盤庚于民但言丕降而已至已與諸臣
 則言丕乃崇降見為民上者其禍尤烈對民重責已責臣

不重責民懼之以神道者因尚鬼之俗然當遷之義質諸
 鬼神而無疑此亦誕告用直處須知上節說民之祖父降
 災于民止言先后罪民而祖父不救是降災之權在先后
 而不在民之祖父此節說臣之祖父降災于臣止言高后
 作丕刑是降災之權在高后而不在民之祖父就中便有
 攬權意

貝是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故以貝玉言之貝玉貨
 寶略異貝玉乃在耿瀕河出產之利若貨則是天生五
 材之贍民者故下篇言無總貨寶不復指貝玉萬物皆
 謂之寶貨亦寶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此三節是方遷而贊其決。發歎再提。今予與上語意亦別。止言已欲承民。此言民當保后。故直勉以所事。告汝不易。卽告汝于難意。但前對臣言已不以難而自阻。此望民當以難而相體。亦稍有別。上篇傲康不可混入。永敬三句欲其體君之心。各設中句欲其正已之心。見得能正已之心。斯能體君之心。雖難不見其難矣。此欲其設中于心以定。

從遷之策也。不易兼事體重大。臣民拂逆意。大恤以憂國。憂民言。卽前感字。不易正是大恤。蓋遷都上爲國本。下爲民生。旣戒在位之浮言。又嚴斯民以罪戾。何等不易。何等。大恤不敬。則上下渙然。何以回天。必永敬之。永敬者不乍敬而乍慢也。絕遠只是絕遠于君。君欲遷而民不欲遷。卽爾忱不屬意。相絕遠則非永敬。一正一反看汝分句。正是無相絕遠。如云耿圯河水。我心之所大憂也。汝當永敬我之大恤。無胥絕遠。然則若何。亦以圖遷我之猷也。汝惟分君大恤之猷爲猷。而謀長以思。乃災欲遷我之念也。汝惟分君大恤之念爲念。而欽念以忱動于一人。恍然與君共。

一堂而圖治。同一心而思念。此方是永敬。與先王保后胥感相符。觀浮言之人。迂汝之心。但與乃浮言之猷念相從。而與君絕遠矣。汝若總是非利害提衡而較。乃心之中宛然在焉。其各設之于心中。非有物。設亦無象。不妨人挾一見念造一形。而中正于異處。徹同然之極。分則萬人各操一心。合則萬心共稟一中。蓋事至求中有合有不合。惟設之于心。如植物置器。持得定。則紛紜不能奪矣。猷念勿兩平。念者志慮所存。其經營規畫處。卽猷也。正以抒不易之懷。爲民軫大恤者。君之猷念主合。康共定邦之計也。民之猷念主分。謀長生生之計也。分猷念卽是相從。從順而不

拂。未及從遷。但從而非。乃心真見有當從者。卽強爲從而神不恬。惟乃心有不易之中在。吾前言不從厥志。命汝一總是這個本體。念固念之于心。謀亦謀之于心。方與設中乃心應。各設中泛說。高遷都一層中。本自有浮言亂之。必設立于此而後。乃心有據。有中而不能設。則意屬紛轉。各有中而不能各設。則見有參差。蓋中者猷念之的也。設中者定的之權也。各設者合的之極也。則議論省而猷念通。自然分猷念而永敬大恤了。此以根本處提醒之。看來中對不偏義甚淺。不須說到極至之理。諸臣傲上從康。則乃心私心也。故戒以黜。若百姓惑于浮言。此非私心。坐偏聽

耳故教以設中此句是通節關鍵

此啓行道路之令不吉不迪貫下二等人顛越不恭闕也
是一種人暫遇姦宄盜也是一種人看來顛隕有託病意
踰越有脫逃意所重在遷故以此等列于奸宄之前姦宄
者伺便而發故以暫遇別之從行及所過地方皆有此等
人此二種人即乃敗禍姦宄指不肯遷者正高后所罰乃
祖所棄也形容緩乎我乃字承上貫下去劓字另講劓小
刑殄滅大刑殄滅之無遺育謂凡為凶者盡滅之無俾句
即帶殄滅句看劓不在內易種即遺育無遺育虛下句實
之易變易也乃變化生長之意傳及時說于育字種字不

甚相貼種即上所指之奸人漏而不誅將復使為狼莠于
新邑無俾易種雖有防變實有維風意劓殄蓋一時之權
制也○遷都之人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
人心之未定窺行事之播遷顛隕踰越不敬上命面從遷
徙而中道異志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乘虛投隙劫掠
行道者是皆不善不道之人也我乃即時小則割劓大則
殄滅其族類無復遺留生育無使遺種于新造之邑以壞
我良民也

唐孔氏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

復以遷都之利感動之。飭勉其涉河也。重往哉二字。言汝衆其無憚涉河之險而往哉。自此去殷僅一二程耳。卽還生生之樂也。此句是勉之之詞。今予二句。又示已圖遷本意見不可不往。就將然說。往哉生生當作無力的看。生生者只是離水患。便有生養不窮之道。前曰汝萬民乃不生。生生字同。言往彼新邑有生生之利。只是言新都這等好處。非是欲其盡生之之道。註勉字。謂以生生之樂。欲動其心。勉其從遷也。振起其怠惰。振起其不遷之怠惰。作其趨事。作其從遷也。或因一勉字。就以勉民。生生可笑。蓋惟往新都好。故今予用汝以遷都。正欲永建乃家。享生生之利。于無窮也。永字自生生中出。曰以汝遷。言必與其民俱往。不忍棄其民而獨遷也。前曰安定厥邦。茲變邦言家。民惟念身家。曰永建。則凡欲爲子孫久遠計者。自不得不從遷于新邑也。

尚書章句卷十九終

乃正二句是方爲事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安插已定非復蕩析離居之日也故曰奠厥攸居觀下乃字可見奠居兼君與臣民正位則專言君臣而民不在衆字方兼臣民蓋君臣上下之體統昔非不正而爲梗于遷都不無傲上罔下之習故須重整齊其朝廷班列之位如舊時制度一般此朝儀也乃字帶下看乃正厥位與下句緊相接重綏爰上既定其居乃正其位以嚴朝廷之體統然後呼集慰勞以安乎臣民有衆將訓衆故先整朝儀而後告之新都景象如此與上篇命衆悉庭中篇咸造弗藝略似綏者慰勞之謂曰以下乃其詞也篇中大指在此句要體恤中

兼有勸相意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節兼論臣民括全篇意懋與戲怠反戒勉不對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命之短長在遷計決不決今也命之有永又係遷後勉不勉非一遷便了蓋無窮事業方自今始也建大命主國命言卽安定厥邦是而永建乃家之民命自在其中既遷已離傲從康亦可用傲上貼戲字用從康貼怠字此則恐其以大事旣往付之忽略故曰無戲大患旣遠因而苟安故曰無怠須看章旨所在一篇不過因臣民新集之初欲令思終慎始臣務其

職民立其生。上下精神鼓動一新。使國家大命更從今鼎建。一切苟且之習勝而紀綱風俗自此微矣。其可哉。○註上下二字與上文註上下二字不同。上文以君臣為言。此上是臣。下是民。此後注雖兼舉臣民。盤庚實重責臣。蓋羣臣具貝玉。傲上從康。今雖勉強從遷。痼疾豈能頓革。故篇中歷告已志。說敬說恭。說欽說隱。皆對病發藥。至斬病根。尤在不肩好貨一語。夫民生在貨。使君肩好貨。則臣念在貨。不復在民。彼小民蕩析離居以來。生理盡竭。遷徙艱關之日。幹止未寧。為民上者。縱瘁瘁拮据。念念勤恤。猶恐大命幾仆。况可乘以戲息乎。故結到永肩一心。欲其不沒于

如此闕析雖
累年三三而
不覺竟至頓
兮

貨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茲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此五節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都是叙述語。非結局語。結局在隱哉六節。今子節與肆子節首尾相應。中三節叙古今遷都之事。以證之。過下云然。欲相與建大命。莫若釋

怨怒而忘疑懼可乎。一節文勢一氣勿斷。百姓兼臣民皆在畿內民庶百官族姓臣民雖既遷盤庚又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又敷心腹腎腸凡有所懷傾倒布露無復藏匿重將遷都意思說一遍以解釋其意從所自而究之曰歷歷告以志使知本心爲民遷非得已罔罪至茲責皆朕志也故曰歷告歷告者詳悉告之若止罔罪句不得言歷告矣罔罪與各非敢違十二句是告以今日相待之志古我先王至甲由靈是告以前日必遷之志罔罪三句疑當時浮言之徒有倡爲事定後罪之說者故將示之以已意先以此言釋衆疑汝無懷怨恨以合比讒我

一人舊指罔罪三句卽朕志誤甚協者合同比者附和協比卽對共字看惟共怒則協比讒也讒從怒生怒是忿蓄于心讒是怨發于口曰怒曰讒皆從疑上之罪已生來共怒讒言一直不分心口惟罔罪故宜無怒三句一連看猶云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也爾無二字貫下予一人三字承上○爾衆惟不明于朕志故未遷而二三既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告汝百姓臣民之志臣民傲上從康向固有罪矣然我之志不追既往而罪爾衆爾無相與懷怨恨之私彼此協比讒言于我一人謂大事既定之後而猶有他罰之及此殆非我之志也

唐孔氏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
主。腹爲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
之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
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心誠得則聖言必出。臣
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終曰今我既羞告爾
于朕志。此一篇之綱領。夫爲民者朕之志也。自古我先王
至用宏茲賁言遷都之意。在于恭承民命。自邦伯師長至
篇終。言責望羣臣之意。在于敢恭生生。一惟爲民而已。共
此下正朕志所在。將言上帝復我祖德。故先述先王遷都
之功起之。古我先王專指湯。遷亳契始居亳。湯復居亳。不

欲言遷耿者之邇。凶德隳嘉績。故但言成湯適山之功。言
居亳之善。見今遷之宜也。殷爲亳之別名。則昔之亳。卽今
之殷。見今之遷。殷非已創始。與前篇泛舉先世遷都者不
同。將字對下將復將字。當指天意說。但先王顧謔天命身
自爲天。故此節將字。不明說天。而天意自在其中。前功以
亳言。契始居亳。照下適于山。前功處先入山字方得。多前
功。不是要興王業。只是恢復國謐民安之功。多者層累之
謂。一代加一代也。然遷亳實王業之始。不可誑也。妙在將
多于前第一語。說天不說湯。最幹旋得好。節內多前功爲
下復祖德張本。適于山以下。正是多前功處。適于山三句

一、直。總是湯實事，勿以下二句作效看。不曰適于亳而適于山者，亳地依山也。適于山，卽是居亳，非是適山而後居亳。山指高阜，山高則水下，故曰降。凶德指水患，降則水不爲凶矣。嘉績于朕邦，承降凶德句說，是多于前功之實。水以就下爲性，故以降爲美。嘉績對凶德言，績與功一般，只以地利論之，消斯民沉溺之災，絕後世奢淫之風，足以厚生正德，績孰嘉焉。卽安宅樂土意，未及王業上，不可因將字遂謂湯之意將欲遷此地而興王業也。將字自盤庚言，湯則可。天降凶德，何以能成嘉績，民命不搖，則天命自順也。湯之王業未必果因遷亳。盤庚欲明遷都之利，故云。按

湯自南亳遷于西亳，在偃師者是。○汝臣民亦知我遷般之故乎。蓋亳地依山遠水，契始居之，未嘗遭水患，有功于民大矣。其後屢遷，每遭水患，前功幾墜。我先王成湯欲前人之功久而不泯，于是恪謹天命，惟民之承，遷河而復適于依山之亳，用能下我昏墊之凶德，而免河水之災，致嘉美之績于朕邦，而民有生之樂也。是果有以多乎前功矣。我祖已然之事如此。事同盤庚，其言亦同。

唐孔氏曰：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

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鄭氏詩箋云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亳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矣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者也按書序云自美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孔氏以于爲契父帝嚳嘗居亳今蔡氏以爲契始居亳其後屢遷入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者誤。○而對承上見已之遷都與先王同今我對古我看。蕩析二句對凶德說見祖德復掩而已。又當多前功意。爾謂朕句正所謂協比讒言子一人也是引起下文之詞有設問意。下

節正答其故。○先王圖遷降凶德也。今我民在耿爲河水所圯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則凶德有同于昔而不可不遷者吾意民將念我以古后之聞協力從遷。今乃謂我何故不安于無事務震動萬民以遷耶。豈未知上帝之念我者乎。蕩析離居非是姻黨不相聯救援不相及爲離言水蕩析其居而人與居離耳。離居則無居罔有正照有居民有定居是謂極漂蕩崩析各相離披居無定極矣。遷非細故棄廬舍捐墳墓携老幼挈貨財奔走道途荒宿草莽呼號顧盼原是驚天動地一番事故云震動萬民。肆上帝緊頂上曷震動萬民以遷來言已遷殷乃奉天意

如此重復祖德上與我我先王節應先王將多于前功故適于山以嘉績朕邦今我復高祖之德故承天意以永地新邑盤庚紹復而歸諸天者示已非自專耳必與篤敬之臣共者以其端慤畏慎能洞達國計體悉民生與浮薄嬉豫之徒不同恭承民命是朕志喫緊處善承民命者心承非迹承故曰恭承永地正是承民命永地于茲而祖德可復此卽先王多前功意豈無故而震動以遷○高祖遷亳成治安之德于前故天意欲我紹復祖德而治及我國家于今日以繼嘉績之盛天意如此豈輕心可與圖事薄德可與成功朕及一二篤敬忠誠體國之臣恭承萬民將絕

之命而決意遷殷用永地于茲新邑耳上帝將復只據卜知對前將多前功看高祖之德對嘉績用永對用降語意針針相照復者復其舊都也上帝將復若曰天不欲况湯德云耳耿圯河水民陷凶德高祖之德幾斬而我國家幾墜矣今如以水災儆動而見于卜稽以爲當遷非氣數適然乃由剝而復高祖以之多前功今日以之復祖德乃是天意欲治安于今日耳復祖德卽是亂越我家無兩意朕及以下。是言已所以承者卽復祖德而治我家之事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國都亦爲家必與篤敬之臣乃能降凶德而懋嘉績厝斯民于生生之域耳蓋蕩析離居民命絕矣

遷之卽所以承之也。古我前后罔不唯民之承。茲特及篤敬加恭焉。篤敬舍下敢恭永肩等意。命而曰承。則不敢阻以爲難。民溺視爲已溺。而擔當甚力。承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爲易。拯民猶恐拂民。其體悉甚周。永地不止免蕩析。將布德與化。久安長治矣。地固無不永者。然濱河泛濫。則亦有不永處。曰用永地于新邑者。謂前此猶不免五遷。惟此地乃可永也。正照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句。正是復祖德處。肆予節解上罔罪爾衆三句之語。雖伸彼此之情。歸重在

下二句。以釋臣民之疑懼。蓋上疑下之怒未釋。而懼其有

讒言。下疑上罪之意未釋。而懼其有後罰。彼此芥帶。如大

命何。故委曲開諭。所謂敷心腹腎腸也。肆予冲人三句承

古我先王三節說來。緊承上朕及篤敬。說到乎由靈觀肆

字。自見下二句收繳罔罪爾衆上去。如云夫我奉上帝之

命。與篤恭同謀遷殷。則是我非廢衆謀。乃用其善謀也。謀

不貴多而貴善。從善所以從衆。我之心固非與爾相戾者。

然爾衆初聞我卜而各不從。非敢違卜也。本亦爲我思慮。

謂遷徙震動。恐大業動搖。不若安故土之便。以待蕩析之

定。而大業可宏耳。爾見識雖不同我。却是一片好念頭。我

方嘉爾。况罪之乎。此朕志所以罔罪爾衆。爾不必怒讒也。

當時臣民只是不肯從遷，未嘗有此美意。替他委婉分豁，令人人自安。不從遷者，理之蔽言。當遷者，謀之靈。傳訓靈作善，略舉其義耳。其實善自有一段神通處。顛木由築地之靈，胥感浮天人之靈，不只是個呆善。各非敢違，卜重數字見躊躇未遽遷者，非抗也。卜卽上篇其如台，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賁扶云反，今人多讀作賁卦之賁，不知賁飾之賁不訓大也。近把茲字指新邑言，用宏茲新邑之大業，謂宏賁與嘉績相似，非是。

唐孔氏曰：將有大事，必謀于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于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

用其善者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爾其自皆諄諄之。此六節專告羣臣恤民，以隱哉爲主。下擇人勸導，都是望其隱。罔弗欽以下，都是教之隱。邦伯者畿內諸侯之伯，舉伯則其餘可知。師長者公卿之長，師以官師言。百執事者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三項人均有民生之責，故呼而告之。隱字關下生生字，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艱難之狀。

最可憐憫。使不以愛民爲念。則害尤甚于蕩析。故曰隱。下
念敬。正是隱處。傳中痛字替不得隱字。隱蓋惻隱之隱。自
性。地之密結者言。凡臣有可顯致之民者。其德淺。有可隱
致之民者。其德深。究實論之。隱哉。隱字正換他好貨好字。
當舍照心。若隱民。豈皇好貨意。爲主不對入情。與滯且空。
賈孔氏曰。邦伯二伯及州牧也。按古稱邦伯皆指諸侯之
長。如洛誥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可見
念邦伯之不指諸侯矣。此處蔡傳似以邦伯只指諸侯。看
來孔傳說是其所謂州牧亦指是當州之牧。非遍指九
州之牧。蓋盤庚爲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故欲凡有民事

之寄者皆有所隱痛于心。何嘗及畿外諸侯。

予其說也

第二節首節之實。下四節又次節之實。朕不肩好貨兩節。
大約就已說。貼懋簡相爾。無總于貨寶兩節。大約就臣說。
貼念敬我衆。看來懋簡着好一邊說。故不肩節要重敘。欽。
若否二字亦把否字帶。而無總節亦串。重生生自庸。蓋此
原一事。不總貨。則必爲民也。○予其懋簡節。承上隱哉言。
其者未然之辭。觀下文方說出懋簡之事來。可見懋字是
盤庚自勉。與下戒勉之勉不同。言緩衆全在邦伯師長。予
之責。不過懋簡相爾。念敬我衆云耳。懋簡便是相。非兩層。
此不但示簡之之法。以鼓舞羣臣。亦以已之盡道率先羣

臣也。簡相一直說，重簡上，簡兼用舍，下不肩敘欽，正是簡羣臣賢否不一，自今以往，予其勉力于用舍之間，孰可任而任之，孰不可任而舍之，而勸相爾之機，卽寓于懋簡之中。使念此新遷之衆，民生理未復，而敬以恤之耳。夫君爲主，臣爲相，此曰相爾，是以臣爲主而君輔之，蓋以隱民專責羣臣意，念敬須就臣言。一氣說下，念敬卽隱哉之實，隱者一念不忍人之心，敬則奉爲己恫，不忍人之政也。君能行簡擇之權，至于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好嘿嘿勸導之。相爾念敬，正懋簡之意，念敬重敬字，與罔有弗欽，欽字相應，一云予其懋簡先句，相爾念敬我衆，又句予其勉力

選擇羣臣之材品，相導其念敬我衆也。亦可念敬二字有屬圖政行政言，有專就衆字言者，看來念者念于心，以圖政言，敬者敬其事，以行政言，亦是還就本文衆字說，念者念我衆而不忘，敬者敬我衆而不忽，爲是恤民在臣，而總率在我。

此正申上懋簡相爾，不過于用舍之中，寓戒勉之意耳。當用者用，當舍者舍，便是懋簡。示以用舍意向，便是相導。予不肩任好貨之臣，以其不念敬我衆耳。惟勇敢以恭敬民之生生，使富民之有鞠養者，與夫貧民之自謀生者，各保其居，此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懸爵祿以待，由小升大敘而

用之隆儀文于接。盡禮以敬之。敘欽對不肩看。不肩者。廢黜不用。深絕之也。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遷都之初。好貨不必奪民。利只是專膏腴之地。與百姓爭。即好貨也。好在貨。則瘵痼之念。奪于囊橐。而有所不恭。淬礪之氣。消于貪戀。而有所不敢。曰敢恭。有慷慨直任。不顧利害意。壯其決也。民雖自生其生。而擔當以敬承之者。邦伯師長百執事之力。此時民不聊生。非恭不能隱。非敢不能恭。須要着力致敬。一心要把百姓撫養。替百姓營謀。方能使貧富各保其居。保居如保赤子。惟恐傷之。從諸臣一念恭承中。憫我衆之辛苦墊隘。慨然有天地並生之

懷。祖宗蓄養之意。恭及于此。而一人欽民之念。亦覺翼翼動者。安得而不為民叙用。而欽禮乎。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叙在官位也。叙欽一意。序而敬之也。垂重欽字。與下罔有弗欽二字相應。此正簡相處。雖言不盡。而風氣亦

皆鞠養二字新說。恩斯勤斯。曰鞠經之營之。曰謀不可從。人字還指民言。又以鞠人謀人。指老幼言。蓋鞠人即前孤幼者。無遺鞠子。蓋訂証謀人。即前老成人。惟古之謀人。人可証參之。總字且空留下文。無餘二句實之。因前來告朕志若否。指上一節言。作過脉語。下句包下文。勉若戒否意。欽字是若否關頭。若否非謂君心之所自。若自否也。

若字指敢恭二字言臣敢恭是順盤庚之志謂若叙欽意
在言外否字指好貨二字言臣好貨是違盤庚之志謂否
不肩意在言外欽字且空留下文無總二句實之罔有弗
欽勉羣臣念敬其民不是盤庚欲其敬已註二者所當深
念是正意無有不敬我所言是餘意云然者因盤庚所言
皆敬我之事若能敬其言則無不能敬其民故傳會意如
此作釋而實非正說也如此說方經旨不墮○所肩若此
不肩若彼朕志不難知也今我既進爾告矣惟如我所勉
而敢恭生生斯可謂能順朕志而昔之不欽遷不足謂不
順朕志也惟違我所戒而好貨斯謂之不順朕志縱使昔

能從遷亦不足謂順朕志也爲若爲否爾當深念無不欽
我所言可也無一念而不敬民則無一念而不爲民矣前
告朕志志在恭承民命此告朕志志在念敬我衆一也
何以欽之貨寶與民功不並立者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
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
生生之訓戒勉意直下歸重到生生上然生生卽在無總
貨寶中指將來放利說無如未遷前也亦與更始意○諸
臣不念生生病根只在貨寶未遷戀此則與民爭沃饒之
利既遷戀此又與生理未復之民爭捐瘠之利總非獨取
積聚爲文心苟好貨則隨其地之所居念之所至無時無

不於汪洋中
免至極新
向寸如尺波
中求生活

事無不以貨寶係心。故云總非仍論貝玉也。必無總聚貨寶。惟引民于生生。如所為敢恭者。自立養民之功。蓋使民生而又生。以成爾綏。眾之功也。要看看自字。若但視生生為民功。策勵猶隔一膜。惟隱民之生生。見得為已之功。而後生生為急耳。究竟成生生之功。則有敘欽之寵。即以民功為自功。亦可安民原臣身上事。却為貨寶之念所奪。未勉民功不切已。所以先拔其病根而勉之。正敬念關切處。然始勤終怠。亦非欽也。首句只傳上文一直說下。重在永肩一心上。式字正應罔不欽。欽字無總自庸不利已。而利民此為民之德也。汝固敬而布之矣。而實心少有二三亦

非能式敷者。故當永任之已。初終一心。視永地猶如蕩析。即保居猶切隱痛。不徒念敬于立國始也。蓋生者我自生。乃我自己之民功也。即敷我自己為民之德也。恐人情利不能割。德不終敷。則生生之機。忽焉中斷。故以永肩結之。看來式敷永肩俱係着力之語。永肩便是式敷處。生生自庸。即敷為民之德。生生須恭。敷民德亦須式以心。言民不生于肆心。專生于惺心。此正布德真源。人臣愛民自盡其心耳。即能規避于若否。而實心苟少有二三。亦非能式敷者。不當暫以規朕之不肩。全須永以究自心之肩。對民告臣。二句總是無戲怠注脚。

且丁奉曰遷亳避溺也免死也猶恐得罪于羣臣百姓而
 皆婉曲成篇者至于三然則其他力役安得有峻令乎夫
 以待羣臣如是是以有故家待百姓如是是以有遺俗故
 主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夫商之稱殷自盤庚始
 孟子取盤庚之意卽此可以推見亦與夫以言及不
 魯來先德不辱身而管仲之請來員與長左德與主主自
 不請歸野不致迎與主主之辭恐語中備詳以承員辭之
 代其自出之公以出明效矣自曰公矣之辭也恐人謂其
 與其辭而致辭無不計命而于立國敬也蓋坐者未自
 尚書葦篇卷二十一終



